

智者心语丛书

ZHIZHE XINYU
CONGSHU

SIZAILUSHANG



死在路上

王彬彬 ● 著

出版社

ZHIZHE XINYU CONGSHU

智者心语丛书

死在路
上

王彬彬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SI ZAI LU SHANG

自序

收在这里的文章，在所谓“体例”上，倒是有着一致性，即都写得“散漫”和“随意”，但在所谓“内容”上，则颇为杂乱，很难以一言蔽之。

而要为这本“内容”杂乱的集子取一个合适的名字，很不容易。“死在路上”取自鲁迅先生《野草》集中《过客》的文意。《过客》是先生文章中我最喜爱者之一。那样一种绝望的抗战的勇气，那样一份知其不可为而为的苍凉，总能深深地打动我。每读《过客》，我脑中都蹦出这样一句话：“死在路上”。“过客精神”就是一种即使前路迷茫、终点模糊也决不愿回返和驻足，而仍坚定地向前走的精神；“过客精神”就是一种怀着“死在路上”的决心勇猛地向前跋涉的精神；“过客精神”甚至就是以“死在路上”为追求为幸福的精神。“死在路上”，意味着深感到了绝望却又决不甘被绝望淹没，而仍奋力地要浮出绝望的水面，热切地寻找希望；“死在路上”，意味着冷峻地正视着虚无却又不愿向虚无投降，而仍无畏地向虚无扔出挑战的白手套……在反复体味过鲁迅先生在《过客》中表现出的那种心境，那份情怀后，我写过一篇读后感式的短文，这就是收在这本集子中的《死在路上》。而这篇短文的题目，也就成了这本集子的名字。

我并非不知道，“死在路上”，在民间其实是一句恶毒的

咒语。寿终正寝是中国人最理想的死法。以家为人生的起点也以家为人生的终点，生在自家的床上也死在自家的床上，才是最合理最美满的。而敢于“死在路上”的“过客精神”，在中国人中向来少见。这也是我不惮于为这本集子取这样一个不吉利的名字的原因。

近几年，针对当下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我写了一些不够客气的批评文章。关于这一部分文字，也值得简单地交待几句。

这一两年，文坛上发生了几种论争。这绝对是好事。论争的最起码的意义是使文化人各自亮出了自己的精神立场：有立场者亮出了自己的立场，无立场者亮出了自己的无立场。同时，论争也使一些人，尤其是很年轻的一些人，显出了他的风派嘴脸和叭儿面目——风派和叭儿，毕竟是代不乏人的。

而我以这些批评文章，参与了这几种论争。这些文字，引起了一些善意或恶意的误解，也招致了几个人咬牙切齿的诽谤和辱骂。这很正常。既然我要表露自己的憎恶，就理应得到憎恶。

王彬彬

1995年12月23日夜于紫金山下

目 录

自 序 1

尊严像破败的旗

渴望跪下	3
求人与被求	7
乞丐的清高	17
强迫与弱迫	21
欲洁何曾洁	26
闪耀的星辰	35
孤独与无聊	39
书生的“气”	42
死在路上	47
表白的人	49

为“批判”正名

为“批判”正名	57
---------	----

忽然想到

——从周作人谈到顾城再谈到人文精神与文人精神	61
名人之嚏与“晚报文体”	66
大师的贬值	70
具体而实在的人文精神	74
西方也有又怎样	77
“媚雅”与“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	80
“红学”·“李学”·“金学”	83
随笔与扯淡	86
名号的繁荣	

——文坛“新败象”或“后败象”	89
宽容与批判	93
批评：学业与举业	96
宗教之恶与世俗之恶	99
勿将一帽遮百头	102
如果这是真的	105
“著书唯剩颂红妆”	108
一种“反批评法”	111
才华与情怀	113

一份备忘录

一份备忘录

——为未来的文学史家而作	121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128
再谈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及其他	136
如此借古讽今	143

“伪君子”风景.....	146
关于文学奖的东扯西拉.....	149
冷眼看“张热”.....	154
值得悲哀的“汪曾祺热”.....	165
活该的“文祸”.....	171
抽象语的东去东来.....	175

作为宾词的理想与作为主词的理想

作为宾词的理想与作为主词的理想.....	181
禽兽：一面错误的镜子	
——关于人类思想中的一种谬误	187
中国人的故乡.....	195
等待与寻找.....	199
“哥哥你走西口”.....	205
“人面不知何处去”.....	215
“追求事业是愚蠢的，特丽莎.....”	
——关于所谓“事业”的“胡思乱想”之一	225
“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吧.....”	
——关于所谓“事业”的“胡思乱想”之二	237
偶思长短录.....	247

尊严像
破败的旗





渴望跪下

人，在站得太累走得太累找得太累之后，会有一种渴望跪下的感觉。

我曾经很长时间鄙视一切形式的跪，我曾经认为，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以脚掌着地而决不应该以膝盖着地。

后来，我渐渐意识到，我对跪的态度，是并不绝对合理并不永远正确的，相反，这种态度，有时是很浅薄甚至是很恶俗的。

这世界上有无量数的人在跪着。不仅仅指那些真的双膝着地跪在路边的乞丐。无数的富商大贾，无数的达官贵人，无数的文人学者，无数衣冠楚楚、忙忙碌碌的人，都一直在跪着。他们有的跪在金钱面前，有的跪在名声面前，有的跪在权力面前，有的跪在尘世的所谓事业面前……

金钱、名声、权力、事业，这些，在许多许多的人那里，是具有绝对价值的，是值得为之奋斗的。这些，在他们面前，成为不朽的偶像，他们就终生虔诚地跪在这偶像面前。

这些人，无须为人生的意义苦恼。在他们那里，人生的意义是明确的，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明确。他们在尘世找

到了人生的意义。

那些跪在异性面前求爱的人，是跪在了自己的情欲面前；

那些跪在屠刀面前求饶的人，是跪在了自己的生命面前。

在自身情欲面前的跪和在自身生命面前的跪，与在金钱、名声、权力、事业面前的跪，都是同一种姿势的跪。

要跪下，真是太容易了。你看，有那样多的人，模仿着别人或者按照先辈的指点，毫不犹豫地双膝一弯，便跪下了。而这一跪下，人生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也便解决了。剩下的事情，便是怎样才能跪得更好。

既然跪下是那样容易，既然跪下是只要愿意便人皆可行的，那么，渴望跪下，首先便是对跪下的拒绝。

在尘世中渴望跪下，也就意味着拒绝轻易地在尘世中跪下，意味着拒绝随随便便地跪下，意味着拒绝像众人那样地跪下。

在尘世中渴望跪下，也就意味着拒绝在金钱、名声、权力、事业和情欲、生命面前跪下。

要解渴实在太容易了，只要不嫌水脏。臭水沟里的水，不是也可以解渴么？

而在尘世中渴望跪下，则是虽站在臭水沟里却宁可紧闭双唇忍着干渴也决不喝一口脏水。

而在尘世中渴望跪下，则是一方面拒绝像众人那样跪着，另一方面又企盼着能找到一种能让自己在其面前跪下的东西。

渴望跪下，就是渴望着把自己无条件地交付出去，就是渴望着为值得献身的东西献身，就是渴望着心甘情愿地成

为祭坛上的牺牲。

渴望跪下，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主宰做得太久而感到很累很累，从而渴望着为自己找到一个主宰，而自身则幸福地成为奴仆。

活着，总是在承受许许多多的心灵或肉体上的痛苦。而痛苦，必须是有意义的。为金钱、名声、权力、事业、情欲、生命而忍受痛苦是有意义的吗？渴望跪下者，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渴望跪下，就是渴望找到生存的意义。

没有值得为之跪下的东西，于是，渴望跪下者便坚定地站着，他举首向天，俯首向地，热切地固执地寻找着。

没有值得为之跪下的东西，于是，渴望跪下者，便总是在走着，走着，他顽强地寻找着。

渴望跪下者的精神，永远在流浪着。

不肯轻易跪下而又渴望能够跪下的人，永远是精神上的流浪者。

一切真正的宗教信仰者，都是否定了尘世的任何东西具有绝对的价值从而在尘世之外找到了生存的意义，在尘世之外找到了能够为之跪下的东西：上帝、真主、佛……

一切真正的宗教信仰者，都找到了精神的归宿，他们幸福地跪着，令渴望跪下者羡慕不已。

因站得太累、走得太累、找得太累而渴望跪下的感情，是否就是一种宗教感情呢？

而如果渴望跪下者，连宗教也无法信仰呢？如果他既不能在尘世之中也不能在尘世之外找到能够对之跪下的东西而又仍执拗地渴求跪下呢？

这时，他也许就会反求诸己，会把自身的尊严看得特别

重要,看得比金钱、名声、权力、事业重要,也看得比情欲、甚至比生命都重要;这时,他也许就赋予自身尊严以绝对的价值,他生存的意义就是维护自身的尊严,就是向世人显示自身的尊严;这时,他也许就跪在了自身的尊严面前。

而只要仍活在尘世,他的尊严就是不可能绝对不受侵害的。这时,他的尊严如一个极易受伤害极难护理的病人,而他根本侍候不过来。

他发现,在尘世中,尊严,这他本渴望奉献出去却终于找不到奉献的对象而只好自己来呵护的尊严,是绝对无法使其绝对不受伤害的。要知道,尘世中有许多人,活着就以伤害他人的尊严为业,活着就以伤害他人的尊严为乐,活着就以伤害他人的尊严为意义。

于是,渴望跪下而又无法跪下者,解脱痛苦的两种方式,维护尊严的两种方式,便是:自杀和发疯。

1992年春读张承志《心灵史》后作

求人与被求

现在是晚上。我在灯下开始写这篇谈论求人与被求的文章。下午，在街上买卤牛肉，正一边想着这文章该如何做，便瞥见马路对面新有了一家书摊。买好牛肉走过去，抢入眼帘的，是一本大红封面的书：《万事不求人》。我不禁微微一笑，笑得那正听流行歌曲的摊主小伙子莫名其妙。我拿起书，一翻目录，原来是一本人人生万事的问题解答。再一翻内容，一眼便看见一条房事问题的教导。我又一笑，胡乱扫了几行，便合上书，放回原处。回来的路上，想：这玩意其实应该叫作《人生指南》的，可它偏要叫《万事不求人》，这似乎颇有点耐人寻味。至少，这样叫，更能产生广告效应，更能醒人的眼目，更能触动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兴奋点。

其实，万事不求人，正是人们普遍具有的一种人生理想。一辈子所能遇上的麻烦，都能自行解决，而不必求助于他人——这有多么好。一般人只是把万事不求人，作为一

己的一种希望，一种梦想。而在老子这样的哲学家那里，万事不求人，则从人生理想上升为一种政治理想，一种社会理想了。鸡犬之声相闻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是老子的“理想国”。在这“理想国”里，人们既然老死不相往来，自然也就是人人都万事不求人了。

既然万事不求人，是人类世世代代的一种梦想，就可见求人一事是怎样的令人苦恼令人难堪了。

至于我自己，虽不惯于求人，虽许多事宁肯吃亏也不求人，但有时也自不免会被顶在墙角上，进退不得，于是便不得不求人。求人的决定作出之前，自然会万般踌躇，一遍遍地自我问答：找出种种不求也罢的借口，终于一条条被自己否决；又找出种种非求不可的理由，终于一条条被自己认可。于是便作出决定：求。这决定一作出，整个人便从精神到肉体都小了起来，直到终于走到被求者面前开口之前，都一直小着，并且愈来愈小，整个人，从精神到肉体，都像挂在那里的—串肉，在一点点地被风干，在终于开口求人的那一刻，则小到极点，捏着手，捏着脚，捏着嗓子，捏着精神……

从终于作出求人的决定到终于迈开步向目标走去，这中间往往还会有种种犹豫，有种种思量，一遍遍地想着见了面话该怎样说。求人，恰如上战场。既是上战场，便没有不带武器的道理。赤膊上阵只能惨败而归。而这武器，便是礼品。空着手求人，无论你把自己弄得怎样小，无论你把话说得怎样动听，哪怕你磕头下跪，恐怕都无济于事，还要被视作精神不正常的。礼品的选择和礼品的份量，都令人煞费心事。送什么东西合适，送多大价值的东西得体，都须反复掂量。还有，应该在什么样的时间和在怎样的场合去求人，都不能不事先考虑好。人家正在睡觉吃饭的时候去敲

门，或者有外人的场合去开口，都可能讨没趣。善于求人者，在求人之前，要把这人研究一番，对他的生活习性，对他的好恶，都要有所了解。待到终于踏上求人的路，心里便有点一不做二不休的悲壮。到得别人家门前，也许还会踌躇，还有犹豫，还在人家门前徘徊，甚至在某一刻，突然丧失了勇气，掉头往回走。也许就这样走了回来，也许走到一半又重新鼓起勇气往回走。面对着人家紧闭的门，用全身心的气力，举起了手，也许又放下，放下了手，也许又举起。终于敲出了声或按响了铃，这时，便再无退路……

人，通常总有一定度的自尊；而人，通常也总有一定度的捍卫自尊的能力。但当人去求人的时候，人的自尊便等于自动解除了武装，人的自尊便实际上失去了任何自卫的能力。去求人的时候，把自尊从自己胸腔里拽出来，像把蜗牛从它的壳里拽出来一样，双手捧着，送去任人处置，任人宰割，任人凌辱。

人，通常总有一定度的自我价值感，总需要自我肯定，自我确证。而当人去求人的时候，人的价值感便受到摧残。人感到自己原来如此没有价值，原来如此窝囊。求人的行为，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行为。在人需要求人的时候，在人不得不求人的时候，在人终于把自己从精神到肉体都小着去求人的时候，人会感到自己一钱不值。

二

要谈论求人的酸楚、苦痛、失落，就必须同时谈论被人求的甜蜜、幸福、充实。

数年前，我刚考上研究生后，老劝一个朋友也去考研究

生，这朋友也有些心动。这位朋友的父母都是不大不小的官儿。有一次在他家，他母亲详细地问我读研究生的前景，又问了研究生导师的情况。当她得知，导师并非一种官职，只不过带几个学生，教他们如何做学问时，说道：“那有什么意思，除了几个学生，也没什么人求他！”我听完哑然。在她看来，导师与研究生应是一种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而研究生的最佳前景，无非是也当导师。既然即使混上了导师的“职位”也仍无权无势，没有人来求人，那考研究生还有什么意思？劝他儿子考研究生不是把她儿子往一条十分没有出息的路上引吗？她的话，对我无异于一种警告，我自此再也不敢在他儿子面前提考研究生的事了。

在这位朋友的母亲那里，能否被人求，是一种标准，一种价值尺度。你所从事的职业，你的生存方式，你活在人世间，如果不能具有被人求的价值，那你就等于活得毫无价值。相反，如果你能具有被人求的价值，那你就算活得有价值。而你的价值的大小，自然也与求你的人数的多寡和求你事情的大小成正比。求你的人数愈多和求你事情愈大，你的价值便愈大，相反，便愈小。

求人与被求，是同时发生的，是一体的两面。求人者的酸楚、苦痛和失落，正意味着被求者的甜蜜、幸福和充实。求人者以摧残自身尊严的方式使被求者的自尊需要得到极大的满足；求人者以自我否定的方式肯定着被求者；求人者以自身的无价值显示出被求者的有价值。

求人者在求人时，整个人从精神到肉体，都小起来；而被求者在被人求时，则整个人从精神到肉体，都大起来。被求者鉴赏着、品味着求人者小着的精神，小着的肉体，小着的噪音，鉴赏着、品味着求人者充满企盼、畏缩和苦痛的眼